

◆ 周志文 主编
◆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

昨日风景



过一个巧克力糖的广告，一个一边吃糖一边看大象队伍表演的顽皮小孩用手里的糖去逗引一只小象。小象以为小孩要给它喂食，便从眼前快速把糖丢进自己嘴里，还得意地对小象做鬼脸。镜头往下推移，我们看见一个面容依稀神似那小孩的中年男子也在街道，有一只大象过来用它的鼻子拍了他的肩膀，男子回头时，大象劈头就用它的巨鼻给了他一巴掌……

● 黄碧端 著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
周志文 主编

● 黄碧端 著

昨日风景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昨日风景/黄碧端著.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8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周志文主编)

ISBN 978-7-208-07820-8

I. 昨… II. 黄…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43772 号

责任编辑 陈 蕾

装帧设计 王小阳



昨日风景

黄碧端 著

出版 世纪出版集团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www.ewen.cc)
出品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世纪文景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100027 北京朝阳区幸福一村甲 55 号 4 层)
发行 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印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张 11
插页 2
字数 250,000
版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208-07820-8/1·549
定价 29.00 元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

周志文

散文在中国文学中的源流既深，影响又广，完全是在西方文学家的意料之外。西方有散文，但在文学的比重上，一向甚轻。举例而言，由西方文学观念主导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最多的是小说，其次是诗，再其次是剧作，几乎没有靠散文得奖的。在中国则不然，中国传统把文类分成韵、散两类：韵文指广义的诗，而无韵的就是散文。散文几乎包罗万象，经史子集全是在它的范围。唐代韩愈提倡古文，是表示与当时的骈丽之风不同调，而明代中期之后所标举的“古文”，是与考试应制时所写的“时文”（即八股文）区隔，而古文指的是传统散文，都是熔铸经史、陶冶百家的。明清以来的古文选家都持这个看法，比如姚鼐的《古文辞类纂》、林云铭的《古文析义》、曾国藩的《经史百家杂钞》，以及坊间最容易看到的《古文观止》等等。

从这个角度看，散文在中国不仅包罗广大，甚至是文学的主流。当然，传统的文学观念认为，“诗”是言志的，志比较个人化，所以诗中容许有自我意识；而“文”是载道的，道往往是由社会集体所形成，所以论文时多重视文中所含的道理是否充足、是否客观，作者的个性反而较为淡薄。这使得中国传统对诗的态度较轻松，而对散文的态度则较严肃。

然而“五四”之后，受西方文学观念的影响，散文改变了熔经铸史的传统，从而向纯文学靠拢，变得更纯粹、更有艺术性——简言之，是所谓的散文“诗化”。这样的处理方式当然有所建树，它使得散文摆脱历史的纠葛，重新在文学中找到自己的定位；然而也有缺点，散文在无形中被窄化了，邯郸学步地跟随着诗的脚步——作为纯文学中的一个文类，其存在的意义都不禁令人怀疑了。

有人说“五四”以来的文学解放，是自明代晚期的文学中得到启发，这个说法是可以成立的。晚明文学有一特色是诗论发达，大部分有特色的文学见解是在诗的讨论中发展出来的，譬如公安派的主要文学主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原是诗论。然而，晚明甚至整个明代像样的诗人很少，真正能够流传百世的诗作也不多，倒是晚明文人在散文革命上发挥了巨大的影响，他们把传统散文“载道”的观念扭转了回来。“五四”时期的文人强调晚明的“小品精神”，其实是有点弄错了，小品并不是指散文要轻薄短小，去表现“小处的美”。晚明文人搬出小品，其实是要与经邦济世的传统散文信仰相对抗，因为过分耽于大道，往往会丧失自我。所以，这种“小品精神”即自由创作的精神，强调自我意识与自我风格，与形式上的大小长短反而没有什么关系。

“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可以说是延续了晚明的精神，部分散文的“诗化”，其实可视为散文朝“言志”方向发展。然而散文并不等于诗，不论在其内容和形式上，都有比诗更宽广的空间，“言志”固然可以，“载道”亦无不可，不过“道”不再是以往集体认可的圣贤之道、治国平天下之道。“五四”之后的散文，如果仅以文学的范围来讨论，比以前有更大的创作和发挥空间。但事实上，中国的散文舞台看似热

闹，其实落寞，在散文创作的质与量上反而无法与传统相提并论。

台湾的文学，基本上是承袭着中国传统文学的源流而来，但因海峡的阻隔，从上世纪中叶之后又逐渐发展成一种与大陆不太相同的文化与文学环境。台湾没有经历“文化大革命”，传统的价值从未受到大的冲击，学校语文教育的古典部分占有相当大的分量，仍然使用传统汉字，并没有使用后造的简化字。其次，台湾为一海岛，与海外接触是生活中的必要。台湾人虽不抛弃传统，但通过与外界的频频接触与碰撞，在很多方面可能更加多元和开放，文学上也取得了长足的进展。

尽管海峡两岸的文化与文学环境有差异，然而文学不见得都会依照一定的公式来发展，何况文学也没有公式。整体而言，近六十年来的台湾社会虽有起伏，但起伏不大，也不险峻。对于文学创作而言，这样的环境不见得都值得庆幸，因为处在这种环境的人，比较缺乏惊涛骇浪式的生活经验，激荡不出昂扬愤激的生命力，因而也难以创造出开阖宏肆的有“伟大力”的作品。欧阳修就说过，“文必穷而后工”，生活上的跌宕有时反而是文学追求上的宝贵动力。

在这套“台湾学人散文丛书”中，我们邀请了几位台湾著名的散文家，挑选和整理了他们有代表性的作品，希望藉由这套丛书，让大陆读者来了解台湾的散文。为什么这丛书上面冠以“学人”一词呢？这是为了有别于一般的文学散文家。这批“学人”散文家，他们在文学创作之外还有另外的学术本业，或者在他们的散文作品中透露出更多的知识分子的关怀。与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同，他们的关怀不见得只放在“经邦济世”上面，在如今这样一个多元的社会中，他们的关怀也是多方面的。这套丛书挑选的“学人”中间，极少数出身于中国传统文学，但大部分

不是，比如有研究外文的专家，有历史学者，有建筑家，还有研究环境科学的科学家……他们的文字都好，创作也丰，在台湾都被视为重要的散文作家，而且可能比一般的文学散文家更具有文化意识和终极关怀。他们的作品往往会更多地引用典故，乃至最前沿的知识，所以更容易反映台湾社会的多元状况。

当然，文学有自己的生命，文学不见得为其他事物而存在。透过文学来了解社会当然可以，但文学的目的似乎远不止如此。文学不只是被动地反映社会，有时候，文学更影响了社会，左右了社会的价值，甚至于自己就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社会。

我们期望这套丛书的顺利问世，一方面使得台湾的文学作品有机会让更多的大陆读者读到；另一方面，也使得海峡两岸的当代文学彼此激荡、生生不息。

二〇〇八年戊子春日 周志文谨序于台北市诏安街永昌里

序二

城市惊梦

张瑞芬

黄碧端无疑是台湾一九八〇、一九九〇年代具标志性的专栏写手。从“西湾随笔”到“黄碧端专栏”，她一贯以文人论论的姿态针砭时事，身在学界，关注政治（及所有涉及政治层面的事），呈现出无畏的气势与圆通的情理。这“理性与感性的交光互影”，不仅为资深编辑痖弦所激赏，也使她异于女性散文的抒情主流。黄碧端散文所承接的传统，近似何凡、张继高、张作锦等知识分子建言的理路，一种诤诤之士，以“优雅的城市”（高大威形容黄碧端语），对国家社会所作的持平之论。痖弦称黄碧端为“穿裙子的士”，亦由此而来。

在一九九四年朱衣版的《檐梦春雨——当代台湾十二大散文名家选集》中，以专栏驰誉的黄碧端被选入其间，成为一时典范。陈义芝以“清新、明亮，有抽离眼前，垂示后世的象征辐射力”赞誉其文，并对黄碧端票数稍低表示些许遗憾，说明了一般读者对专栏作家的刻板印象，使她“吃亏不少”。然而，这样聚焦于政治社会、有情有理、有识见有章法的文字，毕竟并不多见。从一九八六年，黄碧端首度在《联合报》专栏出现之后，十余年间，女性作家/学者笔下，几无可与之匹敌者。龙应台对政治、文化批判犀利，黄碧端则立场不偏不倚，说理圆通，多了几分和婉。正如痖弦所说，黄碧端“内涵质朴密实，说理周详

深邃，读后常常给人以融会与相知的欣悦”。那是一种水净沙明，接近法国散文家蒙田（Montaigne）和古罗马作家西赛罗（Cicero）往往能以小见大的恢宏境界。

一九四五年出生的黄碧端，台大政治系、政治研究所的背景，使她踏入文坛有着从门外到门内的周折，也使她的感性一开始就是节制的。大学毕业前后，包括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攻读文学博士学位期间，黄碧端仅偶尔在《中央日报》副刊、《联合报》副刊发表散文与零星书评。真正使她建立文坛知名度的，是一九八六年春开始应应弦之邀，撰写《联合报》的每周专栏——“西湾随笔”（当时她任教于高雄西子湾中山大学），直到一九九二年黄碧端北上任职两厅院，栏名易为“黄碧端专栏”，持续至二〇〇三年，达十七年之久。

“西湾随笔”起笔时，黄碧端在中山大学任教近六年，已届中年（时四十有一）。正如她自己在第一本散文集《有风初起》的《如梦》一文所说，情有一至，哀乐既过，这使得她一开始为文就是成熟度很高的风格，完全没有一般作家初出文坛的青涩气息。无论是论政或抒情，黄碧端散文大抵抒发一种博雅的趣味，总是与所谈论之事保持一定的距离，极少透露生活细节或个人好恶。就这一点来说，黄碧端散文无疑是奠基于理性基础之上的。然而她的好文笔，总能在各种题材间游刃有余，挥洒自如，使感性与理性得到适度平衡，至为绝妙。这又像寿司醋饭的酸甜适中，别有一种清越适口的意境。

在文字理性与感性的平衡上，黄碧端曾于《知识的得失》一文中，引马克·吐温早期的纯任天然与晚期的深刻老成为例，说明“越过柔弱易感的阶段，才成就旁观人生嘻笑讽刺的冷隽。”用黄碧端自己的话说，

“我们都喜欢知识丰富的人，假如他不显得卖弄的话”。事理皆不外人情，这话用来诠释她自己的风格，再贴切不过。

黄碧端的“义正辞婉”（痙弦语），显现为一种主流思考与中道力量。对事物同情的理解，往往能成就一种超越性别或立场的说服力。身为女性，她不特意标举女性主义或立场，在说明女性在家事所花的时间应重质不重量的同时，她也肯定专职母亲为安定社会的力量；自己不走畅销路线，却为畅销女作家作不平鸣（《畅销其罪》）；说母爱是一种直觉的力量，超越了是非，可敬复可怕（《母爱伦理》）；孩子则可爱亦可怖，因为纯美的表相之下隐藏着无穷尽或善或恶的可能（《爱憎童蒙》）。她的时论立场严守中线，在指责执政的民进党之余，对国民党一样不太留情面。这种超然，男性评论者也不得不称之为“温馨又秉持公义的笔触”（苏其康语）。除此之外，政治人物的起落，政治议事的风波，大学校园制度问题，教育的得失，两岸的协商与军备，都在她的笔下，声声入耳，处处关心。

黄碧端的第一本散文集《有风初起》，出版于一九八八年，选辑报刊文章四十九篇而成。全书抒情论理兼美，佳篇如林，《爱憎童蒙》、《寻觅》、《时光的声音》、《叠像》、《逝日篇》、《母爱伦理》、《知识的得失》、《君子之交》皆令人读之难忘。《有风初起》作为黄碧端文坛起步，成功地展现个人文字风格，而未受限于专栏文章的外在时间性。取材多以家常生活为本，在品酒、赏花、看落日或案牍劳形中，文白夹杂，中西典故并举，自然流畅。其“兴味流沛”，“知性与感性共长，文质优美”（苏其康语），在节制的篇幅中见出悠远的感性情调，由琐细事物呈现雍容大度的气派，在在显现不凡功力。《书牍华洋》是典型的能展现

尺幅千里功力的小品。中西文书信之学问大矣哉！她不说写信之格式，而谈特别的信、理想的信、异想天开的信，及全世界写信最多的人。起首拟王羲之、苏轼、宋人笔意，浅浅着意，自然涉趣，又颇见中西文深厚根柢。系列连作如《草木篇》、《饮酒篇》、《说生死》尤其见出刻意经营的用心。她的比喻，时露诗意与哲理的灵光，说人生、友谊、读书所能承受均极有限，知识到了某个阶段便是腻友，也需要别离来重新生出思念（《君子之交》）；伏案夜读，感受自己与扑火小虫同在宇宙中乍明旋灭的微小（《蜉蝣过客》）。诸篇体制率皆精简，却无不才情趣三者兼备，照眼惊人。

《叠像》与《逝日篇》，抒情最佳。黄碧端少见的于二文之中感性揣摩自身图像，《逝日篇》写北美威斯康星大学校园宿舍所在的“鹰岗”（Eagle Heights），彼时年少的自己，与霜雪后的春光雨露，是生命中的一个理想过渡。《叠像》是西子湾临海咖啡座上的冥思，海上船只与自己的投影交叠在玻璃上，“仿佛在瞬息中借了一点生命给大海作点缀”。作者中年初度，思及渡海犹在襁褓，此时与彼时的同一生命仿佛在海上交会，而玻璃窗上的海中船只，“有时自北而来，穿越我的右眼迤迤然从左眼出去，继续南行；有时它们在我鼻梁上和别的船擦肩而过，彼此较量远近，也有时一只小船落在我的杯里……”意境兼有时空与影像交叠之趣，较林文月港湾望远的《遥远》尤胜一筹。

在《记取还是忘却》（1989）和《在现实中惊梦》（1991）两本时论之后，一九九三年的《没有了英雄》，为黄碧端拿到一九九五年度中兴文艺奖章和吴鲁芹散文奖，也象征了她的散文第二时期的高峰。较之《有风初起》，《没有了英雄》较多着意政治，更加幽默圆融，言笑晏晏

间有梁实秋风。

一九九三年黄碧端移居台北，任职两厅院副主任，因之出现许多关心台北文化建设的议题，一九九六年出版的《期待一个城市》成为一本“很文学的评论书”。多年写作专栏的经验，她的笔力以简驭繁，更见雄浑，艺术音乐方面的见地，冲淡了政治评论的阳刚印象。在《期待一个城市》的序言“城市是文化的鉴照”中，黄碧端流露出对当前文化体制的期勉与对知识的信念，略可见其以文化期许社会的优雅城府与远大抱负。辑中或阐说艺术创作（包括文学、绘画、音乐、戏剧）的内外在因素，或以亲眼闻见的演出团体讨论戏剧艺术与现代剧场，或谈城市的文化条件与制度，或针砭当前教育的偏失。从政治到文学，甚至广及各式艺术形式，《期待一个城市》见出一种学问涉猎极广的人文情趣，以及一个不为读者所知的黄碧端。她就读初中时在台北第一女中社团就成为摄影大师郎静山的高徒，又从广播剧名导崔小萍学广播，善插花，亲手做陶器，更是设计鉴赏和园艺高手。正如她在《心灵的可能》一文中举柴可夫斯基之挚友梅克夫人为例，“在一个有如死灰槁木的生活中，用一种美丽的方式活转过来。”人类的心灵世界正充满无限可能。

台湾暨南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台湾“高教司”司长，台南艺术大学校长，是黄碧端近年来的辉煌履历。面对信息浪潮迅速席卷而来，她没有郑宝娟（或简媅、董桥等人）的悲观，而宁可以一个美丽新世界的到来视之。黄碧端的绵里针笔法，清朗中有犀利。在充分适应科技未来趋势的同时，亦不忘文学的独特与无可取代，且没有快捷方式。

黄碧端曾自谓其散文观，“写情要不落入滥情，写事要不流于歧蔓，其要都在剪裁与组织。”写散文的第一要务是求其“不散”，要言之有

物。以有限的篇幅赢得无限可能，如评论者周志文所谓，她的冷眼与热情，使无望的城市充满期待。

自命为“晚睡党人”，硕士论文研究的是王安石政治思想。写作近二十年，黄碧端内心里，或恐仍是那个图书馆柜台前抢借书的中学小女生，落在人墙外面，只能借到别人不要的《康德纯粹理性批判》、《战争与和平》或《宋词通论》。中学六年，竟把图书馆数万藏书翻看一遍。冬雪初融，美国旧居有一片花墙，与满山的花栗鼠与山鸡可供想念。现实里的桃源是没有长久的，在城市里惊梦，在混沌间坚守中道，于不可能中寻求可能，是黄碧端透过文字移易世道的努力，也使她成为散文文坛中少数优雅行走于钢索上的女性表演者。

黄碧端及其散文写作，功不唐捐，如深刻的足迹烙印在人生行旅中。正如她曾在《逝日篇》中说，逝日有如落叶，它们是去年的落花幻作春泥，是昨日的霜雪今朝成为雨露。所有的逝日也因而未尝告别。消失了，却未尝告别。

（注：序作者系台湾逢甲大学教授、著名散文评论家。）

目录

7	序一 “台湾学人散文丛书”总序/周志文	64
11	序二 城市惊梦/张瑞芬	88
第一辑 时光的声音		
2	西湾散章	88
4	蜉蝣过客	88
6	爱憎童蒙	88
9	书牋华洋	88
12	如梦	88
15	树和时间	88
17	寻觅	88
20	桌面文章	88
22	草木篇（之一）	88
25	草木篇（之二）	88
28	草木篇（之三）	88
31	何不秉烛游	88
34	饮酒篇（之一）	88
36	饮酒篇（之二）	88
38	饮酒篇（之三）	88
41	说生死（之一）	88
44	说生死（之二）	88
46	说生死（之三）	88

49 时光的声音	王蒙	1
52 知识的得失	王蒙	2
54 当死亡是例外	王蒙	3
56 风情	王蒙	4
58 叠像	王蒙	5
60 逝日篇	王蒙	6
66 错失	王蒙	7
69 君子之交	王蒙	8
72 人狗之间	王蒙	9
75 寂寞	王蒙	10
77 城市风景	王蒙	11
79 歌者	王蒙	12
81 诗人的夏天	王蒙	13
83 我打江南走过	王蒙	14
85 父女	王蒙	15
87 蜚蜉潘彼得	王蒙	16
89 车过英法海峡	王蒙	17
92 不朽的鱼	王蒙	18
95 十七年记：跟专栏道别	王蒙	19
97 依依南艺	王蒙	20
第二辑 时代的面目		
106 说赌	王蒙	21
108 畅销其罪	王蒙	22

111 寒士之忿	王人志	081
114 母爱伦理	潘之京	081
117 食“道”	林燕	081
120 时代的面目	王燕	081
123 行路		
125 才貌之间	薛明	081
127 美女人权	王人志	081
130 没有了英雄	王人志	081
133 说文人之名	王人志	081
136 公众人物胡适之	王人志	081
138 圣彼得堡与列宁格勒	王人志	081
140 且说幽默	王人志	081
144 广告与古典	王人志	081
147 是凤凰还是灰烬?	王人志	081
149 善忘的弱者	王人志	081
152 雅子的抉择	王人志	081
155 掌声与亲吻	王人志	081
158 城的宿命	王人志	081
160 北爱喧嚣录	王人志	081
162 笑容	王人志	081
165 我看林清玄“事件”	王人志	081
167 爸爸们的女儿	王人志	081
169 怨妇永远是输家	王人志	081
171 北大行	王人志	081
177 在网上不朽	王人志	081

180 彼亦人子	葛文士著 177
182 不忘之象	陈引驰讲 177
184 SARS 随想	“融”介 177
190 在遗忘的路上	目面部升讲 187
	翻译 187
第三辑 创造力的吊诡	周立波讲 187
198 困顿与超越：《湖滨散记》导读	陈人美讲 187
205 查特顿之死	陈英丁讲 187
208 从跳蚤之吻说起	古人文讲 187
211 《爱乐罪言》新读	陈英丁讲 187
214 作家的“工作”	陈英丁讲 187
217 诗教	陈英丁讲 187
219 快乐的媒介	陈英丁讲 187
221 读书与读光盘	陈英丁讲 187
224 《雷雨》的笑声	陈英丁讲 187
227 百老汇的艾略特	陈英丁讲 187
230 “北京人”在台北	陈英丁讲 187
233 “驯悍”之外	陈英丁讲 187
235 心灵的可能	陈英丁讲 187
238 创造力的吊诡（之一）：舒曼与精神病	陈英丁讲 187
241 创造力的吊诡（之二）：美少年勃拉姆斯	陈英丁讲 187
244 创造力的吊诡（之三）：雅纳切克的激情	陈英丁讲 187
247 自己的房间	陈英丁讲 187
250 行脚东京都	陈英丁讲 187